

# 禅香诗与鼻观法：论五山文学的黄庭坚诗接受<sup>\*</sup>

谢文君

**内容提要** 日本禅僧万里集九的黄庭坚诗讲义《帐中香》写本的天头注保留着一条关于黄庭坚荷香悟道的材料，显示出刻意关联黄庭坚诗与禅、香的倾向。黄庭坚与自然界桂香的禅缘，是五山文学接受其所创禅香诗的重要语境。万里集九不仅深刻解读了香道鼻观的内涵，还根据闻桂悟道公案创造出秦观的“海棠参禅”，并融合陆游梅花诗的应化身之喻、黄庭坚禅香诗的香道鼻观之法，自成“梅香禅”。《帐中香》刻本所附江介周镜之序，则以香喻诗，梳理了“江西诗法”的传承谱系，是五山文学对黄庭坚诗接受的重要总结。

**关键词** 黄庭坚 香诗 鼻观 《帐中香》 万里集九

关于黄庭坚及其禅香诗<sup>①</sup>的探讨，学界或从物质文化切入<sup>②</sup>，或借助佛教“六根互用”“性在作用”等观念予以解读<sup>③</sup>，皆不乏令人瞩目的成果。而以《有闻帐中香以为熬蝎者戏用前韵二首》为命名渊源的《帐中香》，作为日本五山文学后期黄庭坚诗讲义的集大成之作，其命名、版本、假名抄、文献价值、诗学思想等也得到广泛关注<sup>④</sup>。但是，探讨五山汉诗对黄庭坚禅香诗之接受者，尚较为有限<sup>⑤</sup>，对《帐中香》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五山文学别集的校注与研究”（项目编号15ZDB089）阶段性成果。

① 学界对黄庭坚与鼻观禅相关的诗作，有不同的命名，如“闻香诗”“香诗”等。笔者以为，或可立足于此类诗与作为中介的香气、作为终极目的的参禅悟道之间的关系，将其统称为“禅香诗”。

② 孙亮《香志·香圣黄庭坚》，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

③ 参见周裕锴《“诗中有画：六根互用与出位之思——略论〈楞严经〉对宋人审美观念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进一步讨论可见周裕锴《“六根互用”与宋代文人的生活、审美及文学表现——兼论其对“通感”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此外，相关研究还有李小荣、李苇杭《佛教“鼻观”与两宋以来的咏物诗词》，《东南学术》2017年第3期；早川太基《诗人之嗅觉：黄庭坚作品における「香」の表現》，日本《中国文学报》2016年第87期，中文版可见其《诗人之嗅觉——从黄庭坚笔下的“香”谈起》，《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4期；商海锋《“香、禅、诗”的初会——从北宋黄庭坚到日本室町时代〈山谷抄〉》，《汉学研究》2018年第4期；曹逸梅《闻香：黄庭坚诗歌的鼻观世界》，《文艺研究》2020年第8期。

④ 周裕锴《〈天下白〉与〈帐中香〉》，《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5期；商海锋《北宋室町禅综合研究》，南京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张洵《万里集九〈帐中香〉引书之文献价值》，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7辑，中华书局2011年版；绿川英树《山谷诗在日本五山禅林的流传与阅读——以万里集九〈帐中香〉为例》，王水照、朱刚编《新宋学》第6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佐野诚子《日本万里集九抄物中的〈太平广记〉之研究》，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20辑，中华书局2020年版；绿川英树《万里集九〈帐中香〉的诗学文献价值》，台湾《清华学报》2021年第2期；山中延之、葛清行《古活字版『帳中香』カナ抄集成》，日本《京都大学国文学论丛》2015年第33辑；拙文《试论万里集九的黄庭坚诗接受》，《中国诗歌研究》第2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⑤ 曹逸梅指出：“黄庭坚烧香偈的创体之功及其对香禅文化、鼻观观念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在宋代士人与禅林间，还是在日本禅林，均具有典范意义。”（《日本五山禅林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创作》，南京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第99页）

的研究也普遍更关注刻本<sup>①</sup>。其实，相比《帐中香》刻本，写本保留有笔迹、增补注释、便签、图像等撰写之初的原始信息，或可借此更深入地了解五山禅僧的诗学授受实际，而在删、留之间，也能抓取某些暗示禅僧心迹的线索。

本文拟以《帐中香》的写、刻本转化为线索，经由居室熏香、自然界闻香等嗅觉体悟佛法的禅香诗及强调通感的鼻观法，串联起五山文学对黄庭坚诗歌接受的一条路线。需要说明的是，黄庭坚所创与香相关的诗实有两类：一是由惠洪命名的仪式类烧香偈，专为祖师坐化后燃香、祭奠所用，不一定与香或鼻观有关；二是禅悦类禅香诗，既包括由苏轼定义的、在一般的燃香场合经由嗅觉体悟佛法的“烧香偈子”，也包含借助自然界香气参禅的禅香诗，二者都对香材、香气有颇多描写。关于仪式类烧香偈，笔者拟另文专论，而黄庭坚对宋诗、五山诗的更大贡献即禅香诗和鼻观法，则是本文的主要探讨对象。

### 一 禅香诗：五山禅僧对香道鼻观的体认与继承

《帐中香》写本存有万里集九书于《赣上食莲有感》题上的一条注释：“山谷嗅荷香悟，在《如如居士录》。”<sup>②</sup>如如居士，即宋末弃儒入释的颜丙，乃大慧宗杲弟子惠然的法嗣<sup>③</sup>，在《如如居士三教语录》中，“黄庭坚悟”属“儒教五十颂”之一：

黄庭坚参晦堂，云：“不用思量忖度，吾无隐乎尔。如何？”黄才拟议，堂云：“才涉拟议，便成剩法。”如是究竟二载间，无入处。一日同游至池边，堂云：“池内荷花香。”黄应云：“荷花香。”堂云：“吾无隐乎尔。”黄忽有悟。

须知遍界不曾藏，拟议思量转不堪，信手拈来无隐处，小荷时喷袭人香。（颜丙《如如居士三教语录》，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第5b叶）

此文显系从《罗湖野录》所载黄庭坚受晦堂祖心点化、因桂香而悟道之事转写而来，二者最大的差异是时间与悟道介质的不同。黄庭坚拜会晦堂乃居家守丧（1092—1093）之事，绍圣元年（1094）四月即赴宣城就任知州<sup>④</sup>，难以得闻“二载”荷香，颜丙或为特意拉长从迷惘到顿悟的时间以增强宣传效果。从后世接受来看，荷、桂虽同是佛教名物，但在闻香悟道方面，“木樨花香”远比“荷花香”流传更广。故此，熟稔于闻桂悟道的万里集九于《帐中香》刻本删去该天头注，且从未在诗中化用该典。但他依然在与亲情相关的《赣上食莲有感》中提及山谷的闻荷悟道，显示出将禅、香与黄庭坚作密切联系并以香解诗的思维惯性。那么，黄庭坚与香的佛缘及其禅香诗创作的具体情况如何，又是怎样影响五山禅僧的呢？

与惠洪命名的仪式类烧香偈一样，禅悦类禅香诗的命名也并非出自黄庭坚本人。苏轼将其《有惠

① 一般认为，《帐中香》存在室町时代（1336—1573）末期写本与庆长、元和年间（1596—1624）刻本两种版本。写本以日本东福寺所藏笑云清三（1492—1520）抄本为佳，惜乎难见。刻本在内阁文库有水野忠央旧藏本（索书号：特133—001）与昌平坂学问所旧藏本（索书号：特132—001）两种，前者将江介周镜的序前置而缺少《豫章后山诗集序》，后者之序文完整而有黑泽弘忠的校正朱墨训点。此外，刻本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神宫文库等处皆有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写本（索书号：WA16—88）与刻本（索书号：WA7—92）皆保存完整的正文与序跋，且方便查阅，为本文主要的探讨对象。

② 黄庭坚著，万里集九等注《帐中香》卷一，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室町末期写本，第45b叶。

③ 根据椎名宏雄的研究，其传世语录有《如如居士语录》《三教大全语录》两种，永井政之据此考察了颜丙的三教观念（参见永井政之《南宋における一居士の精神生活——如如居士颜丙の場合》，日本《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总第15号，1992年；总第16号，1993年）。

④ 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江南帐中香者戏答六言二首》称为“烧香偈子”，并点明参禅方式为“鼻观”<sup>①</sup>，让诗与丛林偈颂的关系一目了然。不过，黄庭坚此诗描述更多的是鼻观的外部细节，即香料材料之昂贵、烟熏之缥缈及其所营造环境的静谧闲适，予人参禅还未开始便戛然而止之感。《子瞻继和复答二首》亦仅从“尘里偷闲”的角度着眼，倒是《有闻帐中香以为熬蝎者戏用前韵二首》的“天生鼻孔司南”“却知麝要防闲”二句<sup>②</sup>，道出审美标准因人而异、祸福相倚的香中新意。作于同一时期的还有元祐元年（1086）的《贾天锡惠宝熏乞诗多以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元祐二年（1087）的《谢王炳之惠石香鼎》等，“俗氛无因来，烟霏作舆卫”“谁能入吾室，脱汝世俗械”言“拂除污秽”、去俗近雅，“灵台湛空明”乃“清净身心”，“何时许对谈”期许着“静中成友”，这些诗句已显出香之十德<sup>③</sup>的影子，“法从空处起，人向鼻头参”则点明闻香参禅的鼻观法。

除了人工燃香场合的嗅觉体悟，黄庭坚的鼻观参禅亦频繁出现在各种生发香气（尤其是自然界花香）的场合。煎茶，则以茶香去六尘、触六根，“味触色香当几尘”，“色香味触映根来”；赏荷，就在“小立近幽香”中，撇略“嗔喜”之性。若非惯以万物为熏香、以天地为香炉，从气味中体悟禅法，醅醢的盛放又怎会让黄庭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日烘荀令炷炉香”呢？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五山禅僧心口难忘的黄庭坚闻桂得道之事：

是以黄太史闻木犀香，了“吾无隐乎尔”之旨。（梦岩祖应《早霖集》卷二《花溪说》，上村观光编《五山文学全集》，日本思文阁1973年版，第1卷，第841页）

空中花是月中桂，风送清芬遍九垓。忆得黔南黄太史，晦堂门里脱身来。（铁舟德济《阁浮集》卷一《天香》，《五山文学全集》，第2卷，第1269页）

山谷先生归去后，祖庭寂寞锁苍苔。（义堂周信《空华集》卷五《扇面桂花》，《五山文学全集》，第2卷，第1466页）

毕竟吾无隐乎尔，雨华台畔水悠悠。（古剑妙快《了幻集》卷一《桂石》，《五山文学全集》，第3卷，第2114页）

蜡梅春色入诗篇，桂子天香了祖禅。（惟忠通恕《云壑猿吟》卷一《赞山谷先生》，《五山文学全集》，第3卷，第2457页）

嗅觉是难以言说的。鼻观与禅宗“不立文字”之相通处有二：其一是施受的瞬时性，意味的传达与接受都在当下完成；其二是感觉的原始性，施受双方抛弃口耳传情达意的高级交际功能，诉诸只可意会的初级感觉器官。二者都意味着对现世法则的打破：瞬时性浓缩了酝酿并诞生意义所需要的时间，原始性则将追寻繁衍与舒适而带来的进步归零。于是，时空限制得到最大程度的打破，当下每一瞬都等同于最初的原点，凡可立证当下，便已知见过去、未来。无论是喝茶、吃饭的赵州禅，还是我手佛手、我脚驴脚的黄龙三关，都是破除机心的当下显现，人也在不断淡化自我主观意志，放弃对后天差别的执着，趋近原初与同一的过程中，洗练出旷达的心胸。鼻观参禅的瞬时性、原始性正契合禅宗对原点的肯定，也必然得到禅僧的推尊与效仿。

五山文学初期，禅僧的禅香诗首先体现在对黄庭坚字句的借用。如虎关师炼“当机一句存函盖，

① 苏轼著，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八《和黄鲁直烧香二首》其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册，第1478页。

② 黄庭坚著，任渊、史容、史季温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卷三，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册，第122—123页。

③ 相传为黄庭坚所作、流存域外的《香十德》，涵括香的“感格鬼神、清净身心、能拂污秽、能觉睡眠、静中成友、尘里偷闲、多而不厌、寡而为足、久藏不朽、常用无碍”等功用与品性，至今仍被日本香道奉为经典（参见孙亮《〈香十德〉作者非黄庭坚之考辨》，孙亮主编《香志·香圣黄庭坚》，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29—46页）。



不说与佗逐臭人”<sup>①</sup>，把一缕香气喻作一句禅语，而“逐臭人”自是黄庭坚笔下通观禅理之人。比喻、对比尚是修辞技巧，虎关师炼的《丈室焚香坐赋》已尽是香道鼻观之影。虎关师炼静坐狭室，于八卦瓷中燃香一炷，熏香如絮如丝、成云成烟、冲鸾飞鹤，他汗下如雨、遥想太虚，领悟秽之汗室为净之香国，静之闲坐成动之观游，狭室亦广境，即所谓“妙香之三昧”<sup>②</sup>。然而，留心于熏香瞬息万变的形貌，不让观世之眼得片刻歇息，如何做到“眼耳潜伏”？所闻气味仅有“芬烈”，又何来“鼻观飞扬”？刻意在闻香中搜寻禅理，虎关师炼对黄庭坚鼻观禅的接受，正如其对黄庭坚书法之特点“拙”的接受，有童子初捉翰笔的蹇涩。

遗憾的是，大多禅僧乃得燃香之法而不得鼻观之神。所以，虽然仅从《烧香静坐得梅字》的标题就可一窥烧香静坐、同题唱和的丛林风尚，但真正能如虎关师炼阐发独到知见的，仍属凤毛麟角。或是“一个铁牛无检束，默耕日永痛加鞭”<sup>③</sup>“薰开鼻观聪明人，点化胸书臭味增”<sup>④</sup>的有禅无香，或是“知是佳人收艾纳，红罗亭上裛梅香”<sup>⑤</sup>的有香无禅，甚至五山文学后期的彦龙周兴，仍写着“湘浦雨啼行不得，香材莫屑鹧鸪斑”<sup>⑥</sup>“忽疑银叶雨声低，滴落鹧鸪啼处花”<sup>⑦</sup>，将对香的关注停留在物质层面。瑞溪周凤感知到念佛与烧香之间的具象联系：“盖《首楞严经》以念佛喻香也。至诚而念佛，则念佛之声已了，而其余念不蔽散，终得见佛，犹如染香人，虽香已灭，而其余气着身。”<sup>⑧</sup>但具体到闻香诗创作，却并不出彩。横川景三开出独特的香方：

香严童子来也，试听撰和合方：棘膏昏蒙，是名地狱道香；甲馘浅俗，是名俄鬼道香；麝本多忌，是名畜生修罗香；沉实易和，是名天上人间香；甘松、苏合、安息、郁金之属，是名声闻、缘觉、菩萨、佛香。山僧信手拈来，合十法界作一炷香，奉供养。（《补庵京华外集》卷下《香语》，玉村竹二编《五山文学新集》，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版，第1卷，第808页）

横川景三依据香料各自的物质特性，为之赋予佛教意味浓厚的名字，却也未对香味、禅韵作更多发掘。景徐周麟的鼻观也不过是“五兵万仞意为师，一炷香烟来解围”<sup>⑨</sup>的不痛不痒，同样是“与彼山谷道人之闻木犀香而有省者，不可同日而语也”<sup>⑩</sup>。

## 二 海棠公案与梅香禅：万里集九对禅香诗的创造性接受

悟得黄庭坚的鼻观禅并发展出一己法门的，非五山文学末期的万里集九莫属。他对闻桂悟道的高度肯认，对香道鼻观的深刻解读，对禅香诗的创造性接受，是让他成为黄庭坚“入室弟子”的关键，这三类接受见于其诗文集《梅花无尽藏》与其黄庭坚诗注《帐中香》。

在《桂室号说》中，万里集九首次将黄庭坚盛赞为“诗家之达摩”，并将桂花推为禅林第一花：

晋郤诜贤良攀一枝而芬芳未尽，遂及般若多罗“昌昌”之谶，于隋于唐，于五代，扫地无闻者。至巨宋而诗家之达摩黄鲁直，鼻孔辽天，高提“吾无隐”之印矣。（京都大学文学部国史研

① 虎关师炼《济北集》卷六《香合》其二，《五山文学全集》，第1卷，第148页。

② 《济北集》卷一，《五山文学全集》，第1卷，第64—65页。

③ 龙泉令淬《松山集》卷一《香篆》，《五山文学全集》，第1卷，第621页。

④ 惟肖得岩《东海琼华集》律诗绝句卷《寄题梅坞书斋》，《五山文学新集》，第2卷，第849页。

⑤ 邵庵全雍《建长寺龙源庵所藏诗集》卷二《江南帐中香》，《五山文学新集》，第3卷，第580页。

⑥ 彦龙周兴《半陶文集》卷二《千步香》，《五山文学新集》，第4卷，第960页。

⑦ 《半陶文集》卷二《谢人惠鹧鸪斑》，《五山文学新集》，第4卷，第994页。

⑧ 黄庭坚著，啸岳鼎虎抄《山谷诗抄》卷五，长州毛利洞春寺藏本，第42b叶。

⑨ 景徐周麟《翰林葫芦集》卷三《意和香》，《五山文学全集》，第4卷，第151页。

⑩ 横川景三《补庵京华外集》卷下《仙桂字说》，《五山文学新集》，第1卷，第844页。

究所藏《五山禅僧诗文集》，《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1008页）

万里集九梳理了桂花经由政界、禅林、诗坛人物的三次地位攀升：先是晋朝邵洗射贤良策第一，自谦“桂林之一枝”之政坛“折桂”；再是般若多罗尊者向达摩预示其西行传法之未来的“日下可怜双象马，二株嫩桂久昌昌”之句<sup>①</sup>；此后桂花地位的再隆，便是黄庭坚了悟禅心之“闻桂”。集九以“桂室”为学诗之禅僧的雅号，又以黄庭坚为“诗家之达摩”，显见其禅、诗合一之主张。黄庭坚之所以能成为禅僧作诗的楷模，与其不立文字却又不离文字之禅、诗融会的特点密切相关。与苏轼作一对比，黄庭坚之悟道对文字的脱离会更显著。苏轼与照觉禅师、泉禅师、玉泉皓禅师等的参禅往来，或为“看话禅”，或为“棒喝禅”，其诗偈每见纸端，如“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淨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sup>②</sup>，以及携妓拜谒大通禅师所作词<sup>③</sup>，纵字使句，嬉笑怒骂，皆与黄庭坚闻香会意之静谧不类。

黄庭坚传法而不离文字的一面堪以禅香诗为代表，万里集九也对此类香道鼻观有深入理解。在万里集九看来，并非所有述及香气之诗，都在鼻观的范畴之内。是“物转我”“我转物”还是“物我皆不转”，是香道鼻观与寻常触景生情的差异所在。黄庭坚的“病夫中岁屏杯杓，百叶缃梅触拨人”，就被万里集九评价为“此梅花触拨山谷之眼，耳之两根欲相恼也”，“山谷《发愿文》以来，禁酒肉淫色而无心，今此蜡梅之色香拨掠，山谷妄习萌矣”（《帐中香》卷九，第36a叶）。主体之“我”的心神随物而迁，为六尘所左右，便也堕入迷思，偏离“香严本寂”之旨：“凡香是鼻尘，色是眼尘，若粘多虑忿闷，则必被色尘、香尘恼，无绳自缚。”（《帐中香》卷一三，第3a叶）而能使“转莲之幽香归自己，转莲之晚色归自己”（《帐中香》卷一三，第3a叶）的斌老，或是“精进坚固，把定要津而水泄不通，岂受花系缚耶”（《帐中香》卷一九，第35b叶）的花光老，自是得道之人。

比“我转物”的自主性更进一步的鼻观境界，乃是“物我皆不转”。诚然，黄庭坚也曾“见如仙子之水仙花，萌（萌）许多妄想颠倒”，但他旋即“排遣是非得丧，而襟宇洒洒落落，所见皆得其妙而逍遥自在”（《帐中香》卷一三，第3a叶），此时此地，无物无我，无香无色，“一色明边，有甚妄想颠倒，有甚美人仙子”（《帐中香》卷一五，第7a叶）。“出门一笑大江横”<sup>④</sup>一句屡为后人称道，正在其放弃“我转物”“物转我”的执着，而达致物我俱泯的洒脱。黄庭坚诸多诗的结尾，都是“盗卧月皎皎，鸡鸣雨昏昏”<sup>⑤</sup>一类景语，突如其来，宕开一笔，与上文的议论拉开距离，为禅意的超然留下余地。

万里集九对自然界禅香的关注，还可见于其对闻桂悟道公案的吸收与改造。集九为“海棠花下麝香雨，聊使秦郎初会禅”自注曰：“政黄牛，法眼派下，乘黄牛，游方三十年，秦少游为知己也，少游句云：‘海棠花下麝香眠。’”<sup>⑥</sup>政黄牛即杭州净土院法眼宗的惟政禅师，喜骑黄牛，其人“雅富于学，作诗有陶、谢趣，临羲、献书，益尚简淳。至于吐论卓犖，推为辩博之雄”<sup>⑦</sup>。秦观极喜其书，曾向其询得书为心画、书重纯气的要义<sup>⑧</sup>。“海棠花下麝香眠”出自秦观《春日五首》其一：“幅巾投晓入西园，春动林塘物物鲜。却憩小亭才日出，海棠花发麝香眠。”<sup>⑨</sup>海棠无香，麝则是专门分泌香的动

① 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上册，第38页。

② 《苏轼诗集》卷二三《赠东林总长老》，第4册，第1218—1219页。

③ 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二九，中华书局1998年版，中册，第945页。

④ 《黄庭坚诗集注》卷一五《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第2册，第546页。

⑤ 《黄庭坚诗集注》卷一七《次韵仲车为元达置酒四韵》，第2册，第608页。

⑥ 《梅花无尽藏》卷四《赞政黄牛》，《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839—840页。

⑦ 释晓莹《云卧纪谈》卷下，朱易安主编《全宋笔记》第五编，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2册，第43页。

⑧ 释惠洪著，释廓门贯彻注，张伯伟等点校《注石门文字禅》，中华书局2012年版，下册，第1500页。

⑨ 秦观著，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一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上册，第431页。

物，秦观将其与海棠并置，颇有为后者添香以令“体薰山麝脐”<sup>①</sup>之趣，即所谓“山麝当时陪海棠，多情只为助无香”<sup>②</sup>。集九将“花发”改为“花下”，强调麝香与海棠的位置以暗合对“顿悟”的期待心理——释迦牟尼亦在菩提树下静坐成佛。集九还以“麝香雨”进一步提纯无形的气味，“雨”字便是生香妙笔——固态的麝香奇臭，清水溶解后则奇香扑鼻，香、臭之间的转化具有极强的辩证色彩。集九以雨入麝香，正是通过自然的调和，将翩飞的花瓣、秾丽的花色、馥郁的麝香融为一境，这与黄庭坚遇见的一树香桂异曲同工。细赏《春日五首》，均是描绘诗人游览春水池塘、遍问鸟语花香、抚琴临经之闲适，与惟政禅师并无直接关系。极有可能的是，万里集九从秦观与惟政的艺术类交游出发，肯定二人有禅法授受渊源，加之“烦万象为敷演”的惟政不事讲禅<sup>③</sup>，集九便依据黄庭坚之闻桂悟道对秦观诗句进行改编，创造出“海棠参禅”的公案。

最后，万里集九对黄庭坚禅香诗的创变还在于发扬梅花独有的禅意，结合香道鼻观之法，自成“梅香禅”一脉。跟其他五山禅僧一样，集九也偏爱陆游与佛教相关的《梅花绝句》其三：“何方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sup>④</sup>佛陀有证悟实相的法身、具足三十二相的报身和度化众生的应化身，而应化身的数量是无穷无尽的。陆游的“化身千亿”，指的便是“应化身”，所化之物乃是梅花。集九多次将此句化入己诗：“扇中自是梅花海，千亿化身留一身。”<sup>⑤</sup>“分身千亿尚嫌少，又托一双寒雀来。”<sup>⑥</sup>化身逢时而变，还会从千亿合而为一，故成为集九讲述“梅佛子”苏轼转世故事的载体：“八百年之间李耳，十三世纪以上邹阳。梅花并作东坡一，海外残僧亦莫汤。”<sup>⑦</sup>宋人偏好梅花，既爱其凌寒自开的孤傲、不畏风雪的烈骨，亦爱其冰清玉洁之品性，这或与宋代净土信仰的本土化及洁净身心之自觉意识的增强有关<sup>⑧</sup>，万里集九则承继陆游，在化身千百、慈航普渡的意义上肯定梅花的价值。那么，万里集九又是如何在作为中国佛教清净象征之传统的梅花之外，标举作为“应化身”的梅花所具有的禅香意蕴的呢？

其一，万里集九利用喜咏梅的黄庭坚抬高梅香之地位。“醑醑、蜡梅、水仙、山矾，是四种因香气卓著而被黄庭坚反复题咏并因此被宋人广泛关注、书写的花卉”<sup>⑨</sup>，黄庭坚的咏梅之作如《戏咏蜡梅二首》《蜡梅》《从张仲谋乞蜡梅》《短韵奉乞蜡梅》等皆侧重对梅之香气的捕捉，“体薰山麝脐”更点明蜡梅作为香料的價值。得“香癖翁”分外青睐的蜡梅，自有与他花不同之香韵，而作为宋诗常见歌咏对象的梅花也备受黄庭坚爱护。黄庭坚对梅花关心过度，连严寒也不忍其承受，故有“红梅雪里与蓑衣，莫遣寒侵鹤膝枝”之句，集九戏嘲此联“虽似不识所以梅之为梅，盖爱梅之一端而已”<sup>⑩</sup>，并取意为诗：“范叔一寒天欲雪，梅花亦是着蓑衣。”<sup>⑪</sup>集九对黄庭坚爱梅、护梅的风雅之举推

① 《黄庭坚诗集注》卷五《戏咏蜡梅二首》其二，第1册，第202页。

② 《梅花无尽藏》卷三上《屏风贴画赞十二首·海棠白头鸟》，《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774页。

③ 《五灯会元》卷一〇，中华书局1984年版，中册，第639页。

④ 陆游著，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卷五〇，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8册，第219页。

⑤ 《梅花无尽藏》卷一《扇面陆放翁》，《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656页。

⑥ 《梅花无尽藏》卷三下《屏风赞九首·拗体梅枝两雀》，《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814页。

⑦ 《梅花无尽藏》卷一《祭苏雪堂》，《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665页。

⑧ 李炳海《净土法门盛而梅花尊——宋代梅花诗及其与佛教的因缘》，《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⑨ 曹逸梅《闻香：黄庭坚诗歌的鼻观世界》，《文艺研究》2020年第8期。

⑩ 《梅花无尽藏》卷二《梅赞并叙》，《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704页。

⑪ 《梅花无尽藏》卷二《武之球上人，借画工之手，摸写栖息之地，所筑之茅宇，必在梅绕竹护之间乎？盖前岩甚高而不见，就余需颜其轩，以簑梅命焉，黄鲁直乃诗家之达磨大师也，深雪之中，有以簑衣覆梅花之话柄，厥诗云“江梅雪里与蓑衣，莫使寒侵鹤膝枝”，余取之而已。上人点头云：“轩之名闻之详也，愿赋一篇，记绘事。”余不能默止云》，《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709页。



崇备至，多少有令梅香得闻桂悟道的“诗家达摩”之印可，使“一瓣之嗣香，余薰不尽”<sup>①</sup>的意味。

其二，闻梅香而说禅，是陆游、黄庭坚未曾有，而为万里集九所独创的。集九每以香道鼻观之作品评梅香：

若比唯梅六月冰，非如山麝受人憎。银屏宛转鼻功德，为和香添沉水蒸。（《梅花无尽藏》卷三上《梅花赞》，《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794页）

江南曾出帐中香，秘得金花仙伯囊。造物亦知调合法，鹧班暗付一枝妆。（《梅花无尽藏》卷二《画轴二首·梅》，《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735页）

第一首诗直言梅花入香之效用，第二首诗将人工制成的帐中香与自然生出的梅香并举，既肯定造物的智慧，又使梅香得以跻身黄庭坚香道鼻观之序列。此二例尚侧重梅香的物质层面，再举两例明显承自黄庭坚“天生鼻孔司南”者：

梅以和香传一分，西湖北野有余熏。就中鼻孔司南旨，独许菅家丞相君。（《梅花无尽藏》卷三上《赞天神》，《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791页）

唯春八月趣风流，新样梅花沉水篝。鼻孔司南有消息，全非彼入海泥牛。（《梅花无尽藏》卷三下《八月梅花》，《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824页）

第一首以菅原道真为深得“鼻孔司南旨”之人，暗指其人格与梅品的互文及其对佛教的深厚信仰<sup>②</sup>。集九将菅原道真与鼻观相联系，亦渊源有自。作为日本“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对梅的喜爱常为五山禅林所歌咏。传闻菅原道真被贬思家而咏梅，故里梅花一夜间追随而至，无准师范曾作《天神》诗吟颂之，此事令集九心口难忘，并不断凸显“梅花香”因素，所谓“一枝心功因何插？唯为熏传受底衣”<sup>③</sup>，禅师之肯认仿佛传钵，飞梅立刻拥有胜过罗浮、西湖之梅的芬芳。集九还稍改无准之句，用“八百年间无识者，扶桑佛法一枝梅”<sup>④</sup>称许菅原道真的佛教修为，并进一步以“桃李不言梅却言，元来佛法月黄昏”<sup>⑤</sup>喻梅花暗香为佛法，令无言的梅花以香为舌，说法传道，黄庭坚的“鼻孔司南”也就愈发成为闻香悟道的象征。

第二首乃借诗说禅，潭州龙山和尚曾回答洞山良介禅师曰：“我见两个泥牛斗入海，直至如今无消息。”<sup>⑥</sup>未悟时，不同的价值观念在心中交战，恰如二牛角斗无休；开悟后，从前的我执全然放下，心亦澄净透明，好似泥牛消融水中。如仅取字面意，集九乃戏言沉入水沟之梅依然芳香扑鼻，岂似泥牛再无音讯？龙山和尚放下的主观意念，亦即“消息”二字，被集九全数拾起，化作诗中俏皮，这是此诗第一层含义。集九在诗末还有小注：“今兹九月六日，大兴心宗禅师悟溪（宗顿）大和尚入灭。”市木武雄认为此注与诗无关，而是日记要素的记事<sup>⑦</sup>，恐非是。结合公案本意，沉水梅花又可理解为入灭的悟溪宗顿，传递“消息”的梅香正是禅师留世的语录，颇有“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苦心，如此垂教后人的、菩萨般胸怀的归于大化，自然与仅追求一人得道的、阿罗汉般的“泥牛入海”（指圆寂）迥异。

① 《梅花无尽藏》卷七《文丽号说》，《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976页。

② 韦立新、彭英《菅原道真与佛教渊源考》，《日本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③ 《梅花无尽藏》卷三上《支那、竺土之间，梅花之为花，几许多邪？未闻号飞之者。夫飞梅之来由，起于扶桑之菅庙，于今七百余载，万口诵之，而芬芳胜于罗浮、西湖及逸多里耳，且又受径坞（无准师范）之衣，遂共一枝之梅携之，虽国史不记焉，针芥之信，不为乌有氏之说也》，《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782页。

④ 《梅花无尽藏》卷四《天神赞》，《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836页。

⑤ 《梅花无尽藏》卷四《天神赞》，《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844页。

⑥ 释道原注，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卷八，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册，第547页。

⑦ 万里集九著，市木武雄注《梅花无尽藏注释》卷三下，日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93年版，第2册，第614页。

正是因为以梅之化身千亿、普度众生代指佛法，并将梅香作为鼻观参禅的重要介质，集九才会频频以闻取梅香为“鼻根得道”<sup>①</sup>之喻。在“一树梅花一放翁”之外，又有“吾国以香为佛事，客来试向鼻端参”<sup>②</sup>的陆游，也被集九视作鼻观梅香的得道中人：“且又入梅花海内，而沉水兜楼婆之佛事，丁宁参得鼻端者，以陆渭南为最。”<sup>③</sup>万里集九不仅以梅香禅诗表明对黄庭坚禅香诗的学习，也暗示了陆游诗对黄庭坚香道鼻观之法的承继。

### 三 鼻观诗、画：刻本《帐中香》序文总结的诗道传承

五山禅僧对黄庭坚的接受是以吟咏其桂香公案、观摩其书法作品（墨迹<sup>④</sup>）为开端的。荣西赴宋归日，带回大量法语、偈颂、顶相赞类书迹，黄庭坚书写的偈语和佛经应亦在其中，此类墨迹现存九种<sup>⑤</sup>，取山谷笔法的禅僧亦达二十六人之多<sup>⑥</sup>。黄庭坚书法在五山丛林的盛行，既缘于他对笔韵、法度的强调，更得力于鳌山悟道、桂香公案为墨迹赋予的玄妙意蕴，“曾自从师闻吾道，墨痕熏得木犀香”<sup>⑦</sup>。因此，尽管墨迹内容与禅香诗、鼻观法无关，但观墨参禅或与闻香参禅一道成为万里集九以鼻观诗、画的灵感来源。

佛教之“性在作用”“六根互用”打通五官的功能界限，使诗人可以目诵、眼闻、耳观，则不同物质形态的艺术表达，其鉴赏方式未尝不可贯通。宋代“诗画一体论”之首倡者苏轼，不负其老饕身份，不仅常以舌看话、棒喝，还每每以味品诗。而在隔海相望的万里集九处，作为嗅觉器官的鼻子，则是助人勘破尘境的审美器官：

万一非花岂雪奇，积时先使早梅知。人皆鼻孔不通彻，误曰无香入袖吹。（《梅花无尽藏》卷三下《从藏主屏风十二首画赞》其十，《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829页）

画本无味，集九偏怪人鼻孔不灵；而不通梅香，又是未解鼻观、不明佛法大意。此种以鼻观画、由画参禅的赏鉴方法，与黄庭坚对花光仁老墨梅画的评价神似：“乃知大般若手，能以世间种种之物而作佛事，度诸有情。于此荐得，则一枝一叶，一点一画，皆是老和尚鼻孔也。”<sup>⑧</sup>黄庭坚以“鼻孔”指代高超妙绝的艺术手法，是他对鼻观的进一步发扬，其评诗亦言“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诗也”<sup>⑨</sup>，这种“以嗅觉作为审美鉴赏主要感官能”的方法，在钱谦益的诗学理论中得听回响<sup>⑩</sup>。此处梅的花瓣、瘦枝，不是映入眼帘，而是触入鼻根；笔的波磔、点染，无关乎腕肘的腾挪，而在于鼻尖的呼吸急缓。既然一切绘画的步骤都在鼻中完成，那么花光仁老所捕捉到的梅香，也一定能通过画布传达给观者，

① 《梅花无尽藏》卷四《梅竹二画赞·梅》，《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866页。

② 《陆游全集校注》卷九《城南寻梅得绝句四首》其四，第2册，第304页。

③ 《梅花无尽藏》卷六《梅浦说》，《五山文学新集》，第6卷，第954页。

④ 日本所谓“墨迹”，专指宋元禅宗僧人的书法作品，是僧人或居士悟道精神的载体（参见木神莫山著，陈振濂译《日本书法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74—75页）。

⑤ 统计据水赉佑《作品考释》，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黄庭坚卷一，荣宝斋出版社2001年版，第36册，第424—450页。

⑥ 统计据《“禅宗墨迹”的系谱》，胡建明《宋代高僧墨迹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第287—288页。

⑦ 岐阳方秀《不二遗稿》卷中《题山谷墨迹》，《五山文学全集》卷三，第2933页。

⑧ 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别集卷六《书赠花光仁老》其一，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5册，第1450页。

⑨ 黄庭坚《与洪甥驹父》其二，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册，第311页。

⑩ 陶礼夫《鼻观说：嗅觉审美鉴赏论》，《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



前提是观者必须采取和老和尚作画相同的赏画方式——鼻观。“误曰无香入袖吹”的观者，岂不就是没有“老和尚鼻孔”或“鼻孔不通彻”的人吗？画中之梅不应有香，但进入艺术视域的梅未必无香。拘泥常理而错失禅意，难道不是凡夫俗子所深陷而禅宗所力戒的吗？刻意制造误会的戏语，经集九一本正经地说出，反倒有几分警世之意。

“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诗也”；若是好诗者，便知有香气也。黄庭坚的一句评诗雅言，让诗国纷腾成了香国。江介周镜应万里集九之请而作的《帐中香序》，则以鼻品诗、分香论人：

《十翼》之赞《易》道，《三传》之解《春秋》，而五六臣之演《文选》之义，譬诸叶廷珪《香谱》、程泰之《香说》、丁公言《清真香之歌》，皆立意原本最详矣。近世三江任渊笺训《山谷集》，犹如范晔《香传》，品藻众香，以历诋庾、羊、徐、汤之人物也，其言亦著明矣。

散眷诗道之行世也久矣。姬姓东迁，嬴颠刘蹶，遂及六朝，大雅寥阔，遗音仅如十二香篆，只余一刻。吁，已矣哉！曹、刘、沈、谢之诗，如鸡骨香之煎于银叶，袅于画帘，可施之绮襦纨袴，而不可用之布韦。陶渊明、韦苏州之诗，如燕口香之凝曲，几袭寒衾，可宜于丘壑，而不可置于岩廊之上。李太白、王摩诘之诗，如蓬莱香之萦乎三岛之花，映乎十涧之日，虽黄云群隄，而及物之功亦少。孟郊、贾岛之诗，如葫芦瓢香之芬轻韵浅，一热便了，虽怀握累日，而不能熏人衣袖。唯杜少陵之诗，霭然有忠义之气，如梅花脑香之轮困馥郁，而仄流月于玉皇案前，惹素脑于金鸭炉上。故曰：“杜老诗中佛能言，竹有香。”盖以竹之与梅有三友之好也。后之作者，未有加焉。

宋兴二百年，翰墨之振，度越古今，而以诗鸣世者，独有豫章黄先生山谷。其诗如青桂沉香之著书，尽森舆卫，虽云雍仲子献之以博南海之尉，金日磾配之以变北虏之臊，未多让焉。先生尝参宝觉，偶闻木樨，发明心地，亦与老杜竹香可并案焉。诚本于老杜而不为者乎？平居自许有香癖，其用香事殆深密，杂以大食国之蔷薇水，高仞山之鹧鸪斑，黄熟、紫檀之燦，鹅梨、龙涎之货，复类采香户之审出处，而晚学之徒苦其难知焉。江左漆桶道人万里博涉群书，尚友古人，暇日把此集以《三传》焉、《十翼》焉，仍名以《帐中香》，曰：“昔龙树嗅华严而知其宗趣也，吾亦嗅此集而彻其奥也，后来学者嗅之，必领其旨也。”判然灼然，陆放翁氏所谓“吾国以香为佛事”云者，实非虚发，是以名焉。（《帐中香》卷二，日本庆长、元和间刻本，第1a—3a叶）

江介周镜先在创作原则“立意原本”上寻找到《香谱》《香说》等创作与《十翼》赞《周易》、《三传》解《春秋》、六臣注《文选》的共通点，从而抬高前者的地位，同时把任渊对黄庭坚诗的注释也列入“品藻众香”的传统，并点明其暗含的政治讽寓性阐释。在江介周镜的叙述中，中国古代诗道的传承谱系，从燃起的炷香蒸蒸，到魏晋南北朝的香篆虚微，一度落入“只余一刻”之境地。幸有杜甫“轮困馥郁”在前，黄庭坚“尽森舆卫”在后，诗香一脉，得以承续不灭，江西诗派“一祖一宗”之重要性清晰可见。周镜还以曹、刘、沈、谢为富丽有余而凡朴不足的鸡骨香，以陶、韦为有山林风而无庙堂气的燕口香，以李白、王维为通仙灵之韵而乏人间之味的蓬莱香，以孟郊、贾岛为时短味淡而缺少回甘的葫芦瓢香，点明其适用场合的同时也指出其诗风的局限。杜甫、黄庭坚二人的香喻，又别出心裁，着眼于香料本身的特质，如将杜甫誉为梅花脑香，暗合万里集九对梅花香的推重；将黄庭坚比作青桂沉香，既与其桂香参禅的公案符契，又以香中极品之沉香突出黄庭坚度越古今的诗坛地位。文中提及的种种香料，散见于《香谱》《陈氏香谱》《香说》《清真香之歌》等书，适可说明黄庭坚引领的焚香参禅之中国香道<sup>①</sup>，在派生出一系列物质成果之后，也传入日本并形成影响。

不难发现，江介周镜的诗国香喻，仍立足于文字禅之语境。言语文字是说禅的手段，恰如香木是散发香气的介质。文字和香木都可以保存很久，但深藏稀世的善本并不意味着对古籍价值的保护，熟

<sup>①</sup> 商海锋《“香、禅、诗”的初会——从北宋黄庭坚到日本室町时代〈山谷抄〉》，《汉学研究》2018年第4期。

记众口相传的字句并不代表对文意本身的阐发，手握珍贵的香木也无法领会其神韵，实际上，越是执着于香木之质，离香木之灵也就越远。若要深参个中曼妙，就要点燃、焚毁香木，让细蝇小字与巨椽大书，都化作轻烟缕缕，拂上鼻端。面对由黄庭坚诗构成的《帐中香》，须得“嗅此集而彻其奥也，后来学者嗅之，必领其旨也”。万里集九将个人别集命名为《梅花无尽藏》，恐亦与《帐中香》的命名一样，有对后人鼻观而神会的期待。江介周镜为《帐中香》刻本所作之序，无疑是对万里集九的心照。如果说《帐中香》是五山文学之黄庭坚诗接受的集大成之作，那么江介周镜此序也不妨视为五山文学对黄庭坚香道鼻观之法的诗学升华。

## 结 语

从《帐中香》写本保留的万里集九天头注中的自然之香、佛理之悟，到《帐中香》刻本附录的江介周镜序文中的人工之香、诗学之道，黄庭坚禅香诗及鼻观法对五山禅僧熏染之浓度与广度可见一斑。万里集九凭丰富的禅香诗创作跳出五山初期禅僧拟作的蹇涩，时而以禅入诗，偶或从诗入禅，打通六根，自照禅心。以黄庭坚闻桂悟道的故事为背景，万里集九创造出秦观“海棠参禅”之公案；受到陆游梅花诗的启发，万里集九赋予梅花化身千百、普渡众生的特性并以之作为佛法的代表，其自开的“梅香禅”一脉，则是在黄庭坚香道鼻观基础上的新变。在“六根互用”与“诗禅同参”的影响下，江介周镜以“诗国香喻”梳理江西诗法的传承谱系，既是对《帐中香》作者之意的准确把握，更是对黄庭坚鼻观之法的有力肯认。黄庭坚禅香诗的偈语、诗香，得五山禅僧传承之后，亦不断萦绕在江户时代文人的鼻间。

[作者简介] 谢文君，女，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发表过论文《从颜回饮、渊明酒与扬雄茶管窥“宋调的生成”》等。

(责任编辑 马 旭)